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七十三 史部

魏書卷五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宫内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

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貴已賤人皆

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

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顧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閭而字馬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

閤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閤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

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奥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曁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
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
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
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
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並
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烏呈皓醴泉流液
黃龍蜿蜿遊鱗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

灼典刑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頼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為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

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説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争疑三也脱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

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禄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禄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

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茍憲不生上下無怨姦巧草慮闕

覦絶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禄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

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偽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為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

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
之後閻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
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
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
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
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
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
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

閭對閭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

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

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乂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

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

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

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為應乘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

之基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為宜有乃詔閭為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

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為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

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踴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幾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為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顧終成

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他但使令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残去殺可不逺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闍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

者是政何者為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為政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

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
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
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
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
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
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
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
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

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

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尌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内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寛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

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幷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

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

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

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

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

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

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

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

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

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
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
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
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
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
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
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
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為迎

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爪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絶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

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附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

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

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

然樂附高祖曰顧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畧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

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悦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

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為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懐安駟籃舆金

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
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望
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
弔慰賵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
曰文侯閭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
篇集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
服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
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

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為賊所擒念生以為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為奴所害

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絶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

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

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游雅傳趙靈秦始長城是築○史記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所稱趙靈之築長城也又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此所稱秦始之築長城也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謹案卷五十三第五頁前二行不為隣國之人也

刊本為訛謂據毛本改

第八頁前六行高宗甚悼惜之刊本宗訛祖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不稱子不從父刊本脫不字今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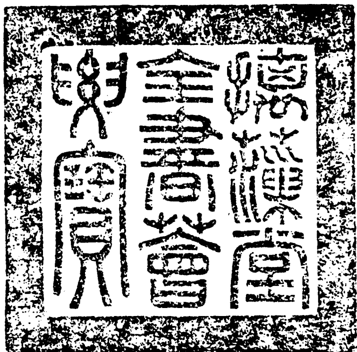
卷五十四第十頁前六行制勝可果刊本制訛則

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動之以禮刊本動訛勤據毛本

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後詔閭與太常刋本閭訛聞今改



覆校官編修　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　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李帶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七十四 史部

魏書卷五十五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

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為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

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兖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泗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絶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吴不清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清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絶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為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

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年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

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
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
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
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
桑榆之年鐘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
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
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

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
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
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
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詔
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
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
幸鄴又朝行宫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
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

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為内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為都官

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上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黄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

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為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廬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

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敝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兾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

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尅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閒遠若以閒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兹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

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静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畧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相州大中正出為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决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

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寛柔内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觧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禄而已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

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
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晋
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

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

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徹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慼慼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名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賾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

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産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産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

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

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懐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

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斆為先誠復政有質文兹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

陽記猶有彷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嵩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

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别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

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
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
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
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
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
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
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
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

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

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皥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

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葢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

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於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隷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

以别在洛陽者葢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絶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内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

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輙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

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
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
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
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
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
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
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

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

備觧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别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

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
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
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沉雅
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
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
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
女高祖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
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

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兖州

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𠫭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歆以第三子琰為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懌弟歆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歆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歆以詩賦授弟元吉歷

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為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廞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儁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

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儁應對閑敏帝善之
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歆
之死儁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
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
王之為儀同開府以儁為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
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儁前後受敕接
對其使十六人出為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
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

南青州刺史

歊弟悦永安中開府記室

悦弟䖙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䖙弟粹徐州别駕朱衣直閤粹少尚氣俠兄歊死粹掐

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

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畧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

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為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

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為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録事叅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鋭横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悦悦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貫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

户偰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

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

衍衍以思祖為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領寇淮北數年

而死

纉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

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内附并晰子猍於京師數年後

以猍為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

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
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
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
袁翻常為議主逹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
議新令性沉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
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
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
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

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
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箏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
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
郎箏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
蘭陵太守治以清白為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為南兖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為太子恂納其女為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畧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别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内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行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

為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時爾朱世隆等威權自已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刼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為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褘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畧等及彭城内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為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為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内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為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剋荆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歛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欵兼給事黄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為揚州刺史詔長猷為諮議叅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内史徵

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

卒謚曰貞𠋫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與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修克隆堂構正情

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
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
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考證

游明根傳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臣人龍按本書游雅傳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也北史游明根即附雅傳後謂爲雅從祖弟竊疑本書五十四五兩卷亦必有一非魏收之舊者否則此處應如北史稱雅從祖弟不應複云廣平任人矣

劉芳傳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元字下汲古閣本有一𪓐字

魏書卷五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七十五 史部

魏書卷五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於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

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

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齋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

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頴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凖中山王叡寵幸當

世並置王官義為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産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刋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為安東將軍西兖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

董騰别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中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高祖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曰燕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

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為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

勸課善斷决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兖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從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髙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髙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

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那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那巒總集敘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

詳為司徒以道昭與瑯邪王秉為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闃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勑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揩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

從廣平王懐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為州都

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

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

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强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

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

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

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

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

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欵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

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

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為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寛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覩文史歴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静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兖頻三州諸軍事闕二字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為

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婬風稍行及元
乂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
糺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羲五兄長白驎
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
黨之内疾之若讎

白驎孫道慓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胥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

高祖納其女為嬪出為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

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内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雋末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雋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

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别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諡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嘆

脩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出為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為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

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行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定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

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兖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皐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

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
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懐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
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為范陽太守
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

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内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兾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兖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禄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户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

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

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禄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

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

披髪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

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

至家觴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爾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户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

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為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户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末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

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爾朱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兖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羲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畧屢為統軍東西征討以
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
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為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為政寛

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恵

子貴賓襲爵襲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

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

荆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為刼盜侵暴鄉

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為尒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
時納賄劉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為
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魏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羲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内附拜滎陽太守
子頻考太和中復為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

史開府儀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為從弟

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

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為城民

所殺

仲明兄洪儁李沖女婿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

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

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

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巳立叔仁子抜江乃斬
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叅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
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
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
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

户累遷平東將軍光禄少卿武泰中潜通爾朱榮謀奉
莊帝及在河隂遂為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頼川郡開
國公食邑千五百户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
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条軍天保初爵随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
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
專以勸學為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

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
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勅接蕭贖使蕭琛范雲
高祖賜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
參定朝儀雅為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
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
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

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揩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别将在州陷賊歛恤亡存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黄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覩敕火未然巨倫手刃

賊帥餘人因與舊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
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
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
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
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
北紛梗人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
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
兖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

年辛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懐州衛軍府録事叅軍齊受禪爵例降

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類莫有

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

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

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

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

度起家奉朝請歴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䆫求欵附詔模為別將隷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禄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户於時將督敗

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為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没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録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懐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為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

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𪇊都買反獮孤楷反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罰已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氾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舄

鹵菽麥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心徘徊潜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愍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耀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哂之兹地荒蕪臣實為恥不揆愚瞽輙敢陳之計水

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田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

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通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晷正立匠表度縣遺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

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徹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饉色黔首罕有飢顔豈天徳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兹豐餒臣旣鄉居水際目睹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蹔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鄰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旰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

夕可合宜付外量閒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
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
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
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
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
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趑趄北界鄴

下兇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彊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内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

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名寮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為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强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之莫不

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録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随楷之州州陷亦戰殁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殁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
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
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
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
雄壯之烈措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
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魏書卷五十六考證

鄭羲傳洞林子敬叔○子監本作字據本傳云鄭羲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遂各序其子某孫某今覲下文有云敬叔弟士恭則可知敬叔士恭皆洞林子而非其字矣今改正

崔辯傳逸弟模○臣人龍按本書崔玄伯傳附崔模乃別為一人

穿鑿涓澮○涓疑應作溝

魏書卷五十六考證

謹案卷五十五第二十頁後五行雖訓答論難刋
本訓訛訓據毛本改
卷五十六第九頁後五行謚曰簡刋本曰訛田簡
下行曰字據毛本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及在河陰刋本陰訛陽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昃不遑食刋本遑訛違今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

魏書卷五十六

魏書卷五十六考證

鄭義傳洞林子敬叔○子監本作字據本傳云鄭義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遂各序其子某孫某今覸下文有云敬叔弟士恭則可知敬叔士恭皆洞林子而非其字矣今改正

崔辯傳逸弟模○臣人龍按本書崔玄伯傳附崔模乃別為一人

穿鑿涓澮○涓疑應作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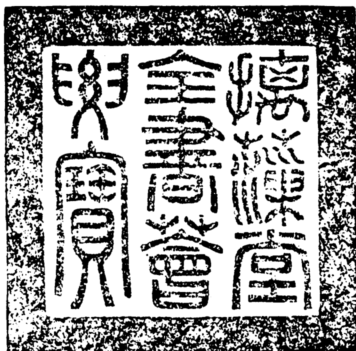
魏書卷五十六考證

謹案卷五十五第二十頁後五行雖訓答論難刋本訓訛訓據毛本改

卷五十六第九頁後五行謚曰簡刋本曰訛田簡下行曰字據毛本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及在河陰刋本陰訛陽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旻不遑食刋本遑訛違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